

样 本 库

秦伯未 编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yx179/16

中国书店影印

1171968

据中医书局1939年版影印

清代名医医话精华（精装）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通县财联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27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6.50元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總目

自序

喻嘉言醫話精華

魏玉璜醫話精華

張石頑醫話精華

徐靈胎醫話精華

何鴻舫醫話精華

林義桐醫話精華

王孟英醫話精華

李冠仙醫話精華

齊有堂醫話精華

許珊林醫話精華

徐玉臺醫話精華

程觀泉醫話精華

許恩普醫話精華

余聽鴻醫話精華

吳東陽醫話精華

李修之醫話精華

張畹香醫話精華

姚龍光醫話精華

張希白醫話精華

自序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繼清代名醫醫案精華而輯也。余于前書序中。謂醫案爲中醫價值之真憑實據。茲請更從價值二字申言之。研究哲學者曰。人類思想。不免衝突。而思想之衝突。屬於事實問題者少。關乎價值問題者繁。以事實問題。俟真理一出。百喙止辯。而價值問題。恆視人之評衡器官相應而定。卽有心理作用存乎其間。終難一致。斯言也。余甚韙之。然以語醫學。則當以事實爲前提。一切價值。視事實爲轉移。自物質由原子構成之事實。一經發明。所謂五行四大或水或火之說。其價值卽因之降低。可以爲證。蓋醫爲治病之學。能本其學說。于事實上使疾病痊癒。卽爲真價值。不能因人之評衡器官相歧而異議也。違言之價值。既根據事實之效驗。而事實之效驗。又根據學說之如何。則中醫既有真切之價值。其學說亦自有相當之位置。雖一部份受理學哲學之影

響似多空洞。然真理所在。正不能全行鄙視焉。余治中醫幾十載。覺中醫之學。說之事實之價值。非西醫所能明所能及所能企望。爰積歲成清代醫案一書。今復嫌其爲體例所拘。未能詳備。爰擇筆記體者。另輯是編。諸先賢苦心積慮之成績。卽吾儕臨診處方之指南。願同道其珍視之。

戊辰仲冬上海秦之濟伯未

喻嘉言醫話精華

喻嘉言（昌）新建人博極羣書精力過人爲清初三大家之一往來南昌靖安間後又移寓常熟所至皆以善醫名精心妙術冠絕一時著有醫門法律尙論篇寓意草等

次目話醫言嘉喻

傷寒	一	喘病	五五
瘧疾	七	瀉利	五八
腫脹	一七	痔漏	六〇
痢	一八	症病	六二
寒熱	二四	痰飲	六七
血症	二八	痞	七三
肺癰	三九	腸澼	七六
膈	四一	經閉	七八
耳鳴	四七	失血	八〇
痿痺	五一	酒積	八二
足患	五三		

喻嘉言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日外。忽然昏沈。渾身戰慄。手足如冰。舉家忙亂。亟請余至。一醫已合就薑桂之藥矣。余適見而駭之。聞其差謬。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應各立擔承。倘至用藥差誤。責有所歸。醫者曰。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吾有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耳。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亟請用藥。余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熱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誤。辭去。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是陰證見厥。先生確認為陽證。

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悟入。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者。不問而知爲熱也。若陽證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證。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體冷汗。便利不渴。身踰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迷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爲一門。卽明者猶爲所混。况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爲陰厥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諉之陰極莫救。致冤鬼夜嚎。尙不知悟。總由傳脈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熱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乘無陽之比。況病者始能無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證。安得以厥陰之例爲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且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

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爲痺。厥而能食。恐爲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厥熱之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至勢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眞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爲陰證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證。相去天淵。後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證以救陽爲主。治傷寒以救陰爲主。傷寒縱有陽虛當補。必着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黧舌黑。身如枯柴。口內燥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况敢助陽却陰乎。證治方法。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

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爲子暨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庶可少殺一人也。

徐國禎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啓身臥地上。輾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洵洵。急以承氣與服。余證其脈洪大無倫。重接有力。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證。奈何認爲下證耶。醫曰。身熱目赤。有餘之邪。躁急若此。再以人參附子乾薑服之。踰垣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之。尙恐不勝回陽之任。況敢純陰之藥。重劫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嚥。情已大露。豈水尙不欲嚥。而反可用大黃芒硝乎。天氣燠蒸。必有大雨。此證頃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謂大熱爲陽證。則下之必成結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可謂補中有發。並可以散邪退熱。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有差誤。吾任其咎。於是以附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戛齒有聲。以重綿和頭覆之。縮手不

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汗熱退而安。

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痛。服表汗藥。疼止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紅痲。神昏譫語。食飲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脈見緊小而急。謂曰。此證全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火燎原。津液盡乾。以故神昏譫語。若癡轉紫黑。卽刻死矣。目今本是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尙朗。乃平日足養腎水有餘。如旱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乃陰氣未絕之徵。尙可治之。不用表裏單單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劑複劑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甘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須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飢。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爲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脈和食進。其癡自化。

張令施乃弟傷寒壞證。兩腰僂廢。臥床徹夜痛咄。百治不效。求診於余。其脈亦平順無患。其痛則比前大減。余曰。病非死症。但恐成廢人矣。此證之可以轉移處。全在痛如刀刺。尚有邪正互爭之象。若全然不痛。則邪正混爲一家。相安於無事矣。今痛覺大減。實有可慮。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既廢。命安從活。不如速死。余蹙額欲爲救全。而無治法。諦思良久。謂熱邪深入兩腰。血脈久閉。不能復出。只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既久。正氣全虛。攻之必不應。乃以桃仁承氣湯。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劑與服。服後即能強起。再做前意爲丸。服至旬餘全安。此非昔人之已試。乃一時之權宜也。然有自來矣。仲景於結胸證。有附子瀉心湯一法。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但在上之證氣多。故以此法瀉心。然則在下之證血多。獨不可做其意。而合桃仁肉桂以散腰間之血結乎。後江古生乃弟傷寒。兩腰僂廢。痛楚不勞思索。徑用此法二劑而愈。

石開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日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

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脈亦豁大而空。謂曰。此證頗奇。全似傷寒戴陽證。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爲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甯片刻。又爲床側添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繇云。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燥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戴陽證。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真陽易於上越耳。

■ 瘧疾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蔥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余診其脈。豁大空虚。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爲元氣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倘信吾言。今晚急用人參二兩。煎濃汁。頻服防危。渠父不以爲意。次日五鼓時。病者精神便覺恍惚。扣門請教。及覓參至。瘧已先發矣。余甚徬徨。恐以人參補住瘧邪。雖救急

無益也。只得姑俟瘡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余喜曰。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醒。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爲祟。余曰。此正神魂之離舍耶。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尙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陸六息先生體偉神健。氣旺血充。從來無病。蒞任以後。適值奇荒巨寇。憂勞百倍。因而病瘥。食飲減少。肌肉消瘦。形體困倦。口中時時暖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三月。大爲所苦。察脈證。因知先生之瘥。乃饑飽勞佚之所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夫陽明受病。邪氣淺而易愈。乃至所爲苦者。緣不識病之所。在藥與病邪不相值。反傷其正耳。誠知病邪專專在胃。則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區。一調其胃。而瘥立止矣。故飲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

之機遲也。飢肉消瘦者。胃主飢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噦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而一日重者。此人所不經見之證。病機之最當發明者。其候亦陽明胃經之候也。內經陽明脈解篇有曰。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聞則惕然而驚。及刺瘡篇又曰。陽明之證。喜見火。喜見日月光。何經文之自爲悖謬耶。不知此正更實更虛之妙義。而與日輕日重之理相通者也。夫陽明得病之始。則邪氣有餘。故惡人惡火惡木音者。恐其剋邪也。及其病久。則邪去而正亦虛。故喜火喜日月光者。喜其助正也。若是則時日干支之衰旺。其與人身相關之故。可類推矣。蓋甲丙戊庚壬者。天時之陽也。乙丁己辛癸者。天時之陰也。癰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夫人身之病。至於與天時相召。亦云亟矣。便當日稍知分輕用藥。何至延綿若是哉。迄今喫聚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爲主。蓋人雖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氣居

多。下脘象地。濁氣居多。而其能升清降濁者。全賴中脘爲之運用。一如天地定位。不可無人焉。參贊之也。先生下脘之濁氣。本當下傳也。而傳入腸中。則艱不當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者。無他。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脘濁氣。上千氣道耳。試觀天地間。有時地氣上而爲雲。必得天氣下而爲雨。則二氣合而晴爽立至。若一味地氣上升。天氣不降。則大空窒塞。而成陰暄之象。人之胃中亦由是也。清濁偶有相干。頃當自定。設有升無降。則逼矣。故中脘之氣旺。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而灌輸百脈。水穀之濁氣。下達於大小腸。從便溺而消。中何窒塞之有哉。此所以培養中氣爲亟亟也。中氣旺。則濁氣不久停滯下脘。而臍下丹田之真氣。方能上下無碍。可以呼之於根。吸之於蒂。深深其息矣。所用六味地黃丸。凝滯不行之藥。大爲胃病所不宜。況於濁氣上千。反以陰濁之屬。揚波助流。尤無所取。今訂理中湯一方。升清降濁爲合法耳。

劉奉來年三十二歲。體豐面白。夏月慣用冷水灌汗。坐臥巷曲當風。新秋